

參賽類別	☐ 小說組 ☒ 散文組 ☐ 新詩組 ☐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松柏長青
飲茶勝飲酒，聊以送將歸。 祖父有一台雙層小推車，第一層的開放空間安著一台小瓦斯爐，而小桶裝的瓦斯桶則放在第二層，讓整台車變得很沉，但通常不會推去太遠的地方，倒也無所謂。 瓦斯桶旁還有一些剩下的空間，塞著花花綠綠的無名茶葉袋，那些袋子是像鋁箔一樣的材質，祖父愛喝紅色包裝那袋，卻忘了它的名字，我也不清楚內容物，只是傻傻地跟著大人喝。 祖父會另外架起一個摺疊桌，就是那種拜拜時常見的廉價小桌，五金行一個百來塊，紫砂茶壺就放在上頭，不鏽鋼的雕花小杯在桌沿列成隊。桌子有點長短腳，碰著了就會劇烈搖晃。 小孩子身上總是像長了蟲，坐不住，以前不小心用大腿碰著了桌緣，那些茶具就會晃起來，叮噠作響，祖父會用手蓋住那隻紫砂茶壺，低聲罵著要我們小心一點。 茶葉會在熱水燒開前就加進紫砂茶壺裡。祖父把茶葉從袋子裡搖出來，沙沙沙，沙沙，沙沙沙，他總是很隨興的添加，彷彿那是一種專屬於他的小小樂趣。 當不鏽鋼水壺開始尖叫時，瓦斯俐落關起，蒸騰著白煙的滾水被注入紫砂茶壺裡。祖父總會把它加滿，直到水漫出茶壺外。 壺蓋必須很快蓋上，否則熱氣會逃跑出去，消失無蹤。 我們通常在下午喝茶，光線會從紗門的縫隙透進來，一開始細細碎碎的，又很快的在我們身上融成一團，我常看著那些光發呆，那彷彿是某種顯眼的象徵，正在告訴我，我們是一家人。 在等待茶葉伸展開的時間裡，我們會吃一點小零食，有時是瓜子那類的小東西，有時是姑姑們在周末時帶來的餅乾。對我來說，這些小零嘴的吸引力遠遠大於茶水，當然，茶水淡然無味，遠遠不及餅乾的香甜，那時的我還沒上幼稚園呢。 祖父母的老宅附近有塊田，在他們還能彎腰種下稻子苗、而我還沒去上學時，他們會把我帶去田裡，放進香蕉樹下的蔭裡。我會在泥地上用樹枝刨出一個坑，用落葉假裝茶葉，灌溉用水溝裡的水假裝開水，自得其樂的模仿祖父泡茶，那樣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大人。祖父母們看我自己玩得開心，便會安心的穿上塑膠雨鞋，踩進那汪即將孕育翠綠稻苗的軟泥。 在鄉間小路坑窪的柏油上，沙塵總會混著濕熱的夏風翻滾而上，像一條龍，像通往天的塔，裡頭有植物、土壤、汗水的氣味。福壽螺的卵攀附在灌溉溝渠的壁上，一星一點的螢光粉紅、稻田裡散發著熱氣的泥巴，構築起我童年時期的每一個夏天。 祖父還會騎著那台破舊的機車，帶我去堤防上晃，我們也不下車，只是沿著堤防，順著溪水行進的方向騎。曾文溪的水在腳下流淌，比我們還要快得很多很多，當我們不得不在堤防小道的盡頭停下時，那些翻滾的河水依然執意的往該去到之處奔去。 祖父是我生命裡的第一對翅膀。 其實我對祖父大多是不好的印象，開始上學後更是開始躲著他。他脾氣不好，容易為	

小事氣急敗壞，而且對於家族裡孩子們的成績有著超乎常態的執念。

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，除此之外，或許也有自己無法再往更高處走的悔恨，祖父只有小學畢業，在他的年代，已經算是個讀過書的人才了。

但祖父總覺得還能更好。

可我最不喜歡的就是念書，或許是兒時在田野間野慣了，或許只是因為一直被逼著，我對學校課業興致缺缺，甚至可說是意興闌珊，每次祖父都會問我，什麼時候考試？祖父識字，也會寫字，他會在日曆上記下那些日子，一天天數著，等日子到了，就會立刻問我：考得好不好？考第幾名？

我都會說，阿公，剛考完呢，成績還沒出來。

一來一往幾次，我開始不喜歡回祖父母家，就算回去吃頓飯，也是低頭快步走過客廳，經過那台放著茶葉和瓦斯爐的小推車，往房子後頭的飯廳跑。

跑得了一時，跑不了一世，吃飯時含著飯菜被耳提面命已是家常便飯，說要跟堂姊一樣好，以後考台大，以後出國念書。

我暗自希望祖父的記性不要那麼好。別人不總說老人家容易忘記事情嗎？

彷彿在回應我的願望，祖父漸漸想到了才問，問起的次數越來越少，或許那就是老化，時間的威力開始在祖父的身上體現出來。他的手開始顫抖，泡茶時，他不再親自倒茶葉，而是讓我代勞，而他坐在一旁監工。

日子依然平靜的流入記憶的下水道，穩得像是我不見起色的成績。。

突然那麼一天，像是一把鎚加進了一池子的水裡，水花四濺。

祖父在修整屋頂時摔下爬梯，被接著倒下的木梯砸破了頭，那時我正在屋裡看小說，突然聽到一聲巨響，而父親在屋外大叫，我隔著窗子看見倒下的梯，還有滿頭鮮血的祖父，救護車很快帶走了他，只留下一堆染著血的毛巾。

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：家人，也是會離開的。

在醫院休養了幾天，祖父就吵著要出院，他不喜醫院，不喜自己一個人，也不喜一片死白的整潔。

於是帶著腦內尚未化去的血塊，祖父被接了回來，必須更加小心生活起居，也被告知會有脾氣丕變的問題。這個重擔就這樣又輕又靜地落在祖母身上，她什麼都沒說，只是讓我們用台語慢慢的把醫囑說給她聽。

祖父原本就暴躁的脾氣開始變得愈發激進，他不要人幫，也不要人餵，援手在他眼裡彷彿魔鬼的爪，準備拉他下地獄。在一次單獨沐浴中，他摔倒了第二次，後腦杓結結實實的砸在花磁磚地板上。

祖父又進了他最不喜歡醫院，這一次，發了病危通知。

這兩次意外之間是否有關連？我也不大確定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祖父不會再泡茶了。茶葉和器具被遺忘在角落積著灰塵，據說人類皮屑是塵埃的成分之一，不知道那些小東西是否也含著祖父的一部分？

關於祖父的狀況，父母沒告訴我太多，只是父親開始和他的手足們輪流待在醫院。那種恐懼像一股浪潮，它急速升起，又落下，我知道浪尖過了，但所有人的心都沒辦法再安穩下來了。

他們帶過我去重症病房看望祖父，他安靜躺在素綠的床褥裡，呼吸器規律的起著白霧，身上到處都是花花綠綠的管子和針頭，雙手被束縛帶綁在床上，還分別掛著一顆鈴鐺。

我看了一眼就嚇著了，那東西太安靜、太枯槁，那不是我的祖父！

護理師像是怕我們對她動手，立刻趕過來向我們解釋，祖父醒來時會嘗試拔掉呼吸器跟輸液管，還會攻擊阻止他的護理師，百般無奈之下，只好將祖父的雙手固定住。

父親沒說什麼，只是一直道歉。

祖父出院了，安靜的坐在輪椅上，乖順異常。子孫輩們將他團團包圍住，氣氛活絡，但當我看見祖父的雙眼時，我知道有東西不見了，他不再是我認識的那個人。

祖父帶著警戒和敵意看著我們，回頭問他的看護：他們是誰？

氣氛一瞬間冷了下來，父親先開了口，然後是大姑姑和大伯父。祖母安靜的坐在旁邊掉眼淚，我被推了出來，站在祖父面前，大人們指著我，七嘴八舌地問祖父：她是誰？

祖父遲疑了很久，說了一個我從沒聽過的名字。

原以為這種記憶缺失的症狀，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漸漸好轉，然而卻日漸惡化。

祖父的狀況時好時壞，他開始在半夜離家，想要回到他記憶中的「家」去，他念叨著離世之人的名字，在警局打掉了父親想要帶他回家的手。

他忘了結髮妻，忘了那個他們孕育四個孩子的家，似乎那些逝去的日子都回到了他的身上，而早已離開的人們重新現身，引導著他走向過往。

有一次，我的母親問我，如果家人病危，還要急救嗎？

三類組出身，或多或少窺探過生命無常的一隅，可在親身經歷之前，再多閱歷都是完全不能比擬的。當從上帝視角跌落成主角時，冷靜似乎變成笑話的代名詞。

我只好背出課本的答案：最好還是讓他有尊嚴的走吧。

心裡好難受，嘴裡的茶水突然嚥不下去了，自從祖父進了醫院後，家族裡就沒有人會泡茶了。我想念起了茶水那淡淡的滋味，開始自己泡茶，和祖父泡的並不完全一樣，但也足夠了。

就在同一天，接近傍晚時，聽見父親的手機響了又響，他奔過去，顯然比平時還要焦急，電話那一頭的人嘰哩呱啦的一通說，父親安靜了片刻，顫抖著說：「要，要急救。」

通話斷了，但我知道父親還在強撐著心裡的那條線，父親和祖父處得不好，他們很像，可越像，就越相斥，父親看到祖父時，總是鼓足了氣準備吵架，十足十的火藥味，而祖父就是那一點星火。

火如果滅了，炸藥再強也無用武之地。

親人之間或許就是這樣。

在那個周末，那短短的兩日裡，總共發來了三次病危通知，要哭嗎？還是悲鳴？經歷過幾次，居然已經麻木。

皮囊依然健壯，可腦子呢？靈魂呢？記憶似祈求身體安康的那一炷香，冉冉上飄，最終消散在霧灰的天空……那些祈求是否去到該往的地方？

祖父是否，也有了另一個該去往的地方？

我不敢再想，天命並非區區一介凡人能夠臆測，父親握著手機一語不發，不知道他是否在祈禱，抑或是乞求。

時候未到。

祖父再次出院，可再也沒有那種歡快的氣氛。家族裡的人沉默、安靜地接他回來，醫院和家裡，進進出出的，已經分不出到底哪個地方待的時間更長。請來的看護也來了又走，沒有看護，每個人只好努力壓榨出閒暇時間，站崗似的輪班。

大姑姑和父親爭論著，她相信只有家人才能照顧好家人，而父親選擇相信專業。他走訪療養院，收集那些印著彩色圖片的DM，上頭印著咧嘴大笑的銀髮老人，祖母不識字，她只是不斷反覆來回翻著那些摺頁。

我知道父親累了，大姑姑也是，可是她捨不得。

可是，已經疲憊得連日子都快要過不下去了。

祖父搬入安養院的事，我可以說是最後一個知道的，就是那麼一天，回到那間熟悉的老宅，發現它空了一半。

一開始，還能聽說祖父每天鬧著要回家，後來就漸漸沒了消息，或許是大人們有意無意的瞞著我，也或許他們不再去看望祖父，我惡意的想著，祖父現在只不過是變成了一筆每月支出的數字。

一開始或許不是，但日子一久，人都會遺忘。

我不知道祖父心裡想的到底是哪個家。是這個住著他妻子和孩子的老房子，還是在他回憶裡、還是個小男孩時，曾祖父母養大他的那個家。這是一種念頭，一種執念，一種希望，可人們似乎只有在事情很糟時才談論希望。

我偶爾還是會回祖父母家，那個紅色茶袋還是塞在縫隙裡。我趁著沒人時拿起來搖了搖，裡頭還剩下一點碎屑，在鋁箔包裝裡沙沙作響。我把那些茶葉搖出來，它們靜靜地躺在我的掌心，乾縮脆弱，用拇指輕輕輾過就會碎裂。

那不是一種可怕的體驗？被滾燙的水滅頂，在失重中飄游，奮力嘶吼卻無人知曉，水吞沒一切，直到蒼然轉白。

我不可能看見水裡頭茶葉的模樣，祖父的茶壺是一只紫砂茶壺。可我總在祖父搬入安養院後看見那些景象：茶葉在水中翩飛翻滾，逐漸無味，失去與世界的最後一點聯繫。

我握著那些碎屑走出門外，把這些芬芳的植物遺骸灑在玉蘭花的盆子裡，天空正颳著潮濕的風。等一下或許會下大雨，讓這些碎片與大地重新融為一體。

幾乎就像是一種病徵，我開始瘋狂的記錄下身邊的事，家人也好，陌生人也罷。影片、照片、文字，無所不用其極，我貪婪的想要將所有東西留存下來，我知道自己得了病，一種叫害怕忘記的病，令我逐漸瘋癲神叨、偏執忘我。

我怕忘了，他們就走了，像落入土壤中的碎片，只留手上一抹餘香，卻再也無跡可循。

他們會開始黯淡失色。

他們存在過嗎？

或許到了某天，我會開始這樣問自己。不論是否真的開出法律上的那張死亡診斷書，他們都會在我的生命裡徹底死去。

茶葉沖泡之後，會從堅硬乾癟的種子狀，伸展成纖長柔軟的葉狀，淡然無味的白開被染成燦黃的茶水。第一沖，第二沖，第三沖，飽滿的葉子因水流的拉扯而開始癱軟，變得慘白，茶水也漸漸變得毫無滋味。

不跟人一樣嗎？

時間就是那沖泡的滾水。第一沖，年少輕狂、風情萬種；第二沖便到了中年，緩下步調，但仍能回味無窮；直到第三沖，後繼無力，淡然無味。

最後我也將會是淡然無味的水，遲早罷了。

我不相信我的腦，正如不相信溪水會為我停下，或是為祖父停下。人會遺忘，所以苦痛總有一天會消散；人會遺忘，所以美好無法永遠留存。

那是天命，是禮物，是詛咒。

至少我替祖父記住了那包茶葉的大名，那是一種烏龍茶，名為「松柏長青」。

